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 APP 将迎来“体检”

本报记者 郁燕莉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消息,8月底前,全国APP技术检测平台管理系统即将上线运行,重点整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

针对如何治理上述顽疾,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浙江省网络治理专家委员会等权威部门专家。专家表示,推进APP的侵权整治,需要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网民监督等多主体参与、多种手段介入。

泄露隐私已成APP突出问题

下载一款读书APP,需要获取你的位置信息;下载一款美食APP,需要访问通讯录……在使用APP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将信息贡献出去。

应用软件开发者希望收集用户信息,并在大数据支撑下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这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种常态。而部分开发者不合理的索取用户权限,侵犯用户的隐私权,使得用户面临被“数据劫持”的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某些金融类移动软件中,存在一批具有隐秘拍照行为的软件,悄无声息地进行隐私非法收集行为,泄露的信息正在悄悄向生物识别信息蔓延。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了解到,2019年12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布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业名单,共通报41家;2020年1月到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发布4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名单,104家企业在列。以7月24日通报为例,58款APP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都存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私自将信息共享给第三方”“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和“过度索取权限”等问题。

无独有偶,今年上半年,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下架的违法有害移动APP达638款,其中涉及隐私违规的有531款,占八成以上。泄露隐私已成为当前APP第一大问题。

隐私泄露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为359万款。有报告指出,随着年度APP平均安装量大幅提升,总体的隐私增长率与用户平均APP安装量和用户平均权限数据泄露量呈正相关态势,当前中国用户的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为加强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根据进度计划,2020年8月底前全国APP技术检测平台管理系统将上线运行;2020年12月10日前,管理系统平台将完成覆盖40万款主流APP检测工作。

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省网络治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崑崑认为,互联网业态在不断翻新和壮大,仅靠监管部门的人力和技术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各部门组成了APP专项治理小组,到底是工信部门还是网信部门管理未明确,应该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

在立法层面上,国家相继出台了《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等。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个人信息权,但没有建立个人信息侵权赔偿机制,实践中,用户明知个人信息

被侵犯,报警但达不到立案标准,民事起诉又很难主张损害数额。对某些企业而言,一旦发现企业通过用户隐私数据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高于违法成本时,便会将侵犯用户权益作为获利手段。

对于所谓“中国互联网用户不在乎隐私”的说法,他说:“中国互联网用户不是不关心隐私,而是关心的成本过高,甚至置于‘被漠视’的地位。究其原因,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只是一种象征性权利,缺乏权利的实质内容。”

治理路径需要多元力量

网络综合治理是一个复杂课题,要治理APP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乱象,需要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网民监督等多主体参与、多种手段介入。

王崑崑认为,从政府监管角度,监管部门要创新监管手段,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研发用于检测的公益软件,网民可以对自己使用的应用程序进行自行检测,使得维权有依据。

他认为,要创新治理理念,合理引导各种力量参与,也可以引导部分互联网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规制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漏洞的产生。

业界一直有种说法,苹果的IOS系统因为是封闭系统,安全性能要高于安卓系统。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并不绝对,很多安卓系统手机通过技术创新,大幅提高了手机安全系数。以市面上最新推出的小米10至尊版为例,它是目前最安全的安卓手机。当APP在后台获取定位、读取通讯录、读取通话记录等敏感行为时,它的MIUI12系统研发的“照明弹”技术可以立即通知用户,并自动结束进程或关闭相关权限。同时,还可以通过“隐匿面具”等技术,为用户提供虚拟身份ID,增强信息防护。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信息泄露问题?高艳东认为,必须充实个人信息权的内容,把纸面权利变成刚性权利;要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及赔偿标准,推动个人维权机制,畅通投诉渠道;同时要在证据法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降低用户的维权难度。

特殊就业季,“后浪”如何入海?

新华社 吴剑锋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同比增加超过40万人。叠加疫情影响,本届毕业生就业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后浪”,入海之路是否顺利?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毕业生。



新华社 程硕 作

“剑”未配妥,转眼已“闯荡江湖”

直到毕业,王圆圆还没有参加一场招聘考试。作为985高校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去年秋招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她一直寄希望于春招,并早早开始准备高校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没想到本应在上半年举行的各高校线下招聘也一推再推。

招聘周期的推迟也打乱了一些应届毕业生的计划,他们大多是因各种原因错过秋招,寄希望于春招的同学。“身边很多同学在秋招签约了,只剩我还没找到工作,所以心里很忐忑。”整个毕业季,王圆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招聘整体推迟。“到毕业前还没确定工作的,很多是想去高

校等体制内单位的同学。”王圆圆说。对即将失去应届生身份的他们而言,更要把握住眼前的每一个机会。

此外,一些传统线下行业也因疫情受到冲击,人员招聘需求下降明显。数据显示,贸易进出口行业2020年上半年应届生岗位招聘规模同比下降24%。

新经济浪潮下的新选择

人社部表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模式。随着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的兴起,覆盖用户规模达到8亿人以上,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数量以每月8.8%的速度快速增长。

人工智能、大数据、电竞、直播……面对新经济新技术浪潮,这一代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易旭丹告诉记者,初步统计,今年该院毕业的300多名播音系学生中,有大概15%的人选择进入电商领域,成为一名“互联网营销师”,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带货主播。

明峻就是其中之一。大三时,他通过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进入杭州一家MCN机构实习,开始尝试直播带货。

“我觉得对于学播音的大学生来说,上手并不难。”明峻说。上岗三个月后的“双十一”当天,他所在的直播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

高校的相关专业也在积极适应新的就业形态。“过往的播音教学服务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更强调规范性和专业性,但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我们发现就业市场对个性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易旭丹说。今年9月,学院将开设针对直播销售的“新媒体主播”课程。

随着电商销售品类日趋多元,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在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亦凡是杭州某高校药学的应届毕业生,他没有像同学们一样进入医药行业,而是选择成为一名看似和自己的专业无关的带货主播。

“我的优势就在于专业知识的储备。”亦凡说,“我很享受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能把兴趣变成工作,也没有丢下专业知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到基层挥洒青春

毕业季还有一些毕业生选择在基层挥洒青春。朱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她没有选择在北京等大城市就职,而是开启了另一段故事:去云南支教两年。

毕业前两次短期支教经历,让朱灵坚定了投身教育的决心。

“孩子们会用汗津津的小手拉着你在操场上疯跑,会盯着你问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会甜甜地叫你一声老师……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愿意倾尽所能守护他们。”朱灵说。

“对我来说支教和就业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一个平凡的选择。”朱灵说。

为鼓励大学生赴基层就业,2020年全国将招募3.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三支一扶”工作,比2019年增加5000名。

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主任黄海莺说,面对今年更加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福建省开发了1800个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重点向原中央苏区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倾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毕业生们充分用好就业创业政策,发挥专业专长和个人能力,在基层发挥作用。”他说。